

新五四運動叢刊

中國文字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陸高誼主編

陳耐煩編著

世界書局印行

中國文字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陳 耐 煩 著

世界書局印行

中國文字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實價國幣一元五角

外加運費三元

編著者 陳耐煩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新文字與國粹

——代序——

述　　肯

一粒麥子若不落在泥土中，完全改變了形狀和組織，那末，始終只是一粒麥子，且有被消失的危險。若落在泥土中，才能抽芽、發苗、生長，結實，且結實多至三十倍，六十倍，或一百倍。當這一粒麥子在泥土中變化時，它的本身似乎是腐爛了，可是這種「腐爛」正是生長的必要步驟。若有農人不願犧牲這一粒麥子，卻想把它保存起來，則日後即使不被遺失，亦必生蛀。這是一個極淺近的常識，誰都能明白的。中國有四五千年的歷史，當然有很多的國粹，語文亦即國粹之一。可是中國的國粹若再讓國粹派保存下去，即不遺失，亦必生蛀。我們如果真的要發揚國粹，要想有三十倍，六十倍，或一百倍的收穫，則非把它撒在泥土中不可。中國的文字當初也不過是小小的一粒麥子，經過了多次的「腐爛」，才得由古文而甲骨文，而商鼎文，而大篆，而小篆，而隸書，而楷書，而簡體字，而注音符號，而國語羅馬字，而拉丁化。若當時的國粹派一定要保存甲骨文，不願犧牲這粒麥子，不願把它改變形狀和組織，那裏還能有大篆小篆的收穫？更不必說隸書和楷書了。國粹派若要保存國粹勢必變成國粹的罪人。可見沒有進化頭腦的人，萬萬不可去保存國粹；因為他們的

「保存」，等於「摧殘」。真正使中國的語文發揚光大的，卻是歷來的新文字運動者，遠的如李斯，程邈，近的如盧蕙章，吳敬恆，趙元任，以及拉運者。可是殘害國粹的國粹派那裏會知道呢？他們只知把一粒麥子收藏起來，不使它落在泥土中，不使它「腐爛」，便沾沾自喜，以為已把國粹保存了。

二十世紀的國粹派進步得多了，他們也承認由甲骨文而變成楷書，是一種極大的進步，有的甚至開通得並不反對簡體字和注音符號，因為簡體字還是漢字，注音符號雖不大像漢字，卻在古書中還能找得出它的淵源。然而國語羅馬字和漢字拉丁化，卻非打倒不可；因為它們都是「洋貨」，不是國粹。其意以為麥子固然可種，卻不可種外國麥子。他們根本想不到文化是國際的，而中國是國際之一。

一切的文化是國際的公共財產，中國是國際之一，所以有承受國際財產的權利。我們既有這種權利何必硬把自己從國際中開除出來。因此我們便逐漸勝過了阻力，終於採用了電燈、電話、輪船、火車、醫藥、印刷、自來水筆，甚至法律、政體、教育、日曆、宗教、思想、等等。國粹派雖要殘害國粹，也不致在抗戰時主張中國的兵士必須頭戴獅子盔，足穿虎頭靴，左帶一張弓，右懸一壺箭。因為到了今日，我們不需要弓、箭、盔、甲，我們正在大量地採辦轟炸機和坦克車呢。我們都知道從美國運來的轟炸機，不再是美國的，而是中國的轟炸機；從蘇聯運來的坦克車，不再是蘇聯的，而是中國的

坦克車。抗戰的目的是救國，救國的武器是國際的，什麼軍器最有利於作戰，我們便採用，正不必以國粹的弓箭盔甲為限。同樣，教育的目的是在掃除文盲，發展知識，提高文化；文字是教育的一種工具，什麼形式的文字最有利於學習，我們便採用什麼文字，正不必以漢字為限。拉丁化既能夠掃除文盲，我們便可採用，因為這被採用了的拉丁化，不再是外國的字母，而是中國的字母，正如我們的政府以本國固有的陰曆為農曆，而以外國的陽曆為國曆一樣。由這字母所寫成的新文字便是在發展中的將來的中國國粹。所以在二十世紀的戰爭中主張仍用弓箭的，一定是亡國論者。採辦飛機坦克車的才是真正的救國者。同樣，為要保存國粹而反對文字改革者，一定是殘害國粹者，主張採用新文字者卻是真正的發揚國粹者。

若是二十世紀的國粹派看了上述的例子，還不明白文化是國際的公共財產的道理，還怕一旦採用了拉丁化或許有害於中國的文化和民族，正如當初的無知鄉人，以為一採用陽曆，月半的月亮便不能圓了，田也不能種了，那末，讓我再來舉兩個例子吧。音樂是有民族性的，而現在通用的「樂譜」卻是國際的。「工尺譜」是中國的樂譜，「五線譜」是國際的樂譜。中國的音樂家感覺到工尺譜不精密，而且在過去已阻礙了「和音」(harmony)的發展，於是毅然決然採用了「外來的」五線譜。到了今日，五線譜便成為「中國的」

樂譜。用這五線譜所寫成的歌曲，仍是中國的音樂。這一改革在中國的音樂史上是一個極大的進步，豈有一絲一毫妨礙中國的文化和民族的發展？我們的音樂家用這五線譜來製中華民國國歌，來製義勇軍進行曲。我們唱起來，或肅然起敬或熱血奔騰。難道國粹派一定要說用工尺譜製成的才算是國歌？難道說我們的國歌是「洋歌」？又如中國的一二三四因在商業的實用上不大方便，於是改用 1 2 3 4 的蘇州碼子，又由蘇州碼子改用 1 2 3 4 的阿拉伯碼子，這是一個進步，並不妨礙中國文化的發展。國粹派總也知道中國銀行用阿拉伯碼子所記的帳，並不是阿拉伯帳。同樣，中國人用拉丁字母所寫成的文章何嘗不是中國的文章？所以若說新文字有害於中國的文化，這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下意識的胡鬧。

陳耐煩先生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字的變遷，以其研究所得，寫成這本中國文字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這書的出版在目前文字改革的運動中，確是一個很大的貢獻。我國歷來研究文字學的人，翻來覆去，只在狹小的「六書圈」裏繞圈子；不說「六書是造字之本」，便說「六書倉頡已備，其名至周始定。」前人如此說，後人也便如此說，正如創世記上所載，上帝創造草木各從其類，創造禽獸昆蟲各從其類。當初既已「各從其類」，「倉頡已備」，後人便不必研究「物種原始」的進化的道理，只做一些「追定其名」的工作便

够了。於是各憑主觀的猜度，僅僅選出幾十個單字，甲說是「指事」，乙說是「轉注」，丙說是「會意」，丁卻說是「象形」，纏繞不清地只在創世記中研究天演論。陳先生雖然也引過幾次「說文」等古書，卻並不在古書中兜圈子。他從狹小的圈子中跳了出來，站在世界文字演進的立場上來檢討中國文字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這樣才能得到新的發現。縱的方面，他找出了古代的巴比侖，埃及和腓尼基文字的演變與漢字的關係，以及漢字改革的歷史；橫的方面，他甚至討論了中國各地方言的支別，和統一國語的辦法。雖然這不過是一本小小的冊子，卻已收集了古、今、中、外對於文字演進的研究和學說的精華。

國粹派研究漢字至多追溯到甲骨文，而不知甲骨文之前尚有純粹的象形文字，純粹的象形文字之前必定還有一個圖畫階段。可是這一階段的痕跡在中國卻找不到，而懶惰的國粹派便認定「六書倉頡已備」的一句話，不再研究上去了。正如頑固的基督徒認定上帝在六日之中創造天地萬物，還研究什麼進化論呢。『我們在中國找不到漢字的胚胎，並且中國也沒有陸沉的事發生過；祇從史學家或人種學家的述說中能知道漢古文和西方一些古文字有血緣關係』（見第五頁）。我們見了古代的埃及文，巴比侖文，和漢文的許多相似之處，且又找不出漢字的胚胎，則中國古文必非生於本土而是從遠方借來的。『巴比侖人的干支循環配日法

和中國所用的全同，則中巴干支或同出一源……巴比倫人的曆法也和中國曆法相同，此外如陰陽二根說，音樂的十二律以及星占術等莫不與中國盡同。在文字上，他們的象形文和中國的相像的不少，有些字音也相同，又同屬於單音段的，則兩個民族在上古有關係並非不可能』（見第二十五，二十六頁）。所以從史學家或人類學家的研究中也可以證明中國的文化即在上古已和其他的古國多少發生了一些關係。可見純粹的國粹正如希特勒所誇大的純粹的日耳曼血統，都是沒有的事。真正的中國古代的國粹恐怕只有在被漢人逼入深山裏的苗族中還保存着，而熟苗還不在內。我讀了陳先生的原稿更覺到反對新文學者不從世界的文化潮流上着想，不從國際的文字演進上着想，又不從新文字的本身上研究，卻以「國粹」的大帽子想來壓倒時代的必然產物，這不是惡意的摧殘文化，便是盲目的無理取鬧。消極的保存既不可能，則惟有把中國語文的麥子播種起來，讓它在生長中改變形狀和組織，才可得到三十倍，六十倍，或一百倍的收穫。不然，不但國粹會生蛀，而且中國的文化和民族的前途亦必斷送在國粹派的手裏，這豈是保存國粹的本意呢？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

前　　言

照這本書名看來，似乎這書純是述事文，但內裏則偏重於理論方面，我又定不出更切合內容的論文標題，祇得如此稱呼了。

第一章在外表上似乎與本文沒大關係，而內容是述說文字的演進趨向和拉丁字母之勝利及地位，與全文並不無密切關係。

寫這本書，我換了三次稿子，最初我祇大概地把中國字述了一遍，後來，覺得全書只有空泛理論而缺少實例，於是又重新寫了。寫完之後，還感到書末關於『用語』方面介紹得不够，便更加寫了許多關於中國語言的歷史，以及各學者的文言白話大衆語的爭論。全書字數多於現在的一倍，但後來研究許久，反而覺着中國語言歷史介紹得累贅，且不切本題了。想了許久的結果，是把語言的一部份不要了，僅留下來關於統一語的言論之一小部份。這小部份放在裏面雖然也仍顯得有些不切題和突如其来，只因它和這書的後半部理論有很大關係，祇得又把它放入了。讀者不妨將它當作附錄來看。

我所以要寫這本書，是因為我見到漢字一天天地沒落下去，和推行識字教育幾乎失敗，深覺漢字非但桎梏了民

族，且戕滅了本身。想到解放我們的民族和營救藝術的漢字，我極欲印出無數的小冊子，像教徒一樣，在路上一一傳給識字的人，勸導他們，請求他們，一同擔負起能解放民族和營救漢字的責任。但是為了物質能力的限制，我不能遂願，祇得請求你們付出小小的代價來換取這本書。我自己並不願從這本書上得到任何特殊利益，僅希望讀者讀完這本書，能共同起來參與這巨難而神聖的改革工作。

書中難免有錯誤的地方，如內容排列的凌亂，文氣的不連貫，以及理論的不周密處（主旨總不致十分錯的）等，都是為我能力所限制，望讀者能原諒並予以教正。

書中引句，大都注明來源；至於因依記憶力默引出的，則因一時無從查考，只得暫時從缺。又書中對於引句的批評，不免有主觀武斷的地方，那是受了個人思想所牽掣，且於全文理論沒有大妨害的。

又、本書的理論只能代表我個人的意思，請不必拿來決定或評判現在任何一派的代表言論。這是必須聲明的。

本書的出版，曾得到許中先生很大的幫助。關於理論方面有陳望道先生的改正；技術方面有林漢達先生的指導；還承陸高誼先生允與出版。我必須誠懇地向這四位先生致謝。

目 次

前言	一
第一章 世界文字概述	一
一 文字演變的方式	一
二 世界文字的歷史	四
三 文字的原則	九
第二章 漢字的過去	二二
一 漢字的起源	二二
二 漢字的構造	二八
三 漢字的演變	三二
四 文字的新陳代謝	三六
五 漢字和語言	三八
第三章 漢字的現在	四七
一 漢字的優點	四七
二 漢字的劣點	五〇
三 漢字的利弊	八五
第四章 漢字的將來	八九

一 改革和改良.....	八九
二 幾種改良的方法.....	九〇
三 改革概論.....	九七
四 改進的歷史.....	一〇二
五 羅馬化和非羅馬化.....	一一二
第五章 三個大問題	一一八
一 國語統一問題.....	一八
二 四聲的處置問題.....	五一
三 字形問題.....	五五
結尾	一五八

第一章 世界文字概述

一 文字演變的方式

語言的
發生及
其時代

人類文明進化的程序，是先產生語言而後產生文字。文字是補助語言能力之不足的工具，它們有很密切的關係，所以研究文字者必兼研究語言。

語文產生於什麼時候？我們無從知道。但是若用理解，也不難得知人類怎樣獲得最初的語言的大概情形及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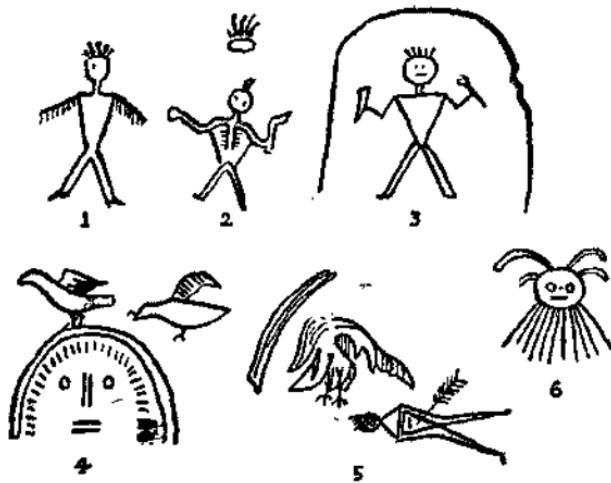
我們知道人類是由猿類進化來的。其進化的過程大概如下：無尾猿(*Australopithecus*)——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中國猿人(*Sinanthropus*)——黎明人(*Eoanthropus*)。第一種是南非威特瓦特斯蘭教授達爾特(Dart)在慶伯利所發現。據教授說這不是「人類中的猿，而是猿類中的人。」所以它是最近人的一種猿，它生活於鮮新紀，距現在約五十萬年。根據牠的腦壳看來，可以知道牠的腦子發音部位比較現在的蘇門答拉的猩猩(*Sinia*是現存的除人類以外的有最高智慧的靈長動物。)為發達。現在的這類猩猩所依照牠們的情感的不同而發出的各異的單音聲調已有十幾種。那麼這種無尾猿呼的聲音必定較猩猩呼的更為複雜。這樣更複雜的聲音當然即是語言之祖。所以依據無尾猿生存的年代來推測，人類應用語言至少已經有五十萬年的歷史。

了。

文字的
產生及
其年代

埃及人在五千年前所用的還是圖畫，所以文字的歷史決不會已經十分久遠，至多它祇是產生於距現在一萬年到二萬年之間。

當原始人希望在用語言之外另用方法傳意思給別人或需要用東西輔助記憶力，標明所有物的時候，便在石頭上，樹皮上，所有物上或其他物體上劃出粗陋的形體。現在南非



第二圖 圖畫文字

1.我希望和鳥一樣。2.我每天看見你，其餘半天唱歌。3.我投進向前。4.鳥在天上飛。5.我如果打死你，多麼運氣！6.神仙在叫我的名字。(自林惠祥文化人類學)

的遊獵民族和別地的未開化人也還如此。這些都可以證明任何古代的文字確係由圖畫演成，並且在初期的文字中還

有着圖畫的遺迹(見第二圖)。

圖畫與文字

在人類會在物體上描繪自然物的時候，必然已經有會給自然物取名的智力了；即語詞必定相當發達之後纔產生圖畫。所以每個圖形的讀音就是所代表的物件的名稱。但是當每個形體的名稱已經規定之後，它便可以脫離物形而自由演化成別的形狀；祇要人認識它，它便仍有它的原音。那麼這時的形體已經不再純是物體的代表而是語詞的代表了。

文字與圖畫的不同即在此點：文字所代表的祇是一個單純的語言的對象；而圖畫非但代表一個事物，還代表一個故事和其抒意。加培倫茲(Hans Conon Gabelentz 德國語文學家)以『可誦讀』作區別的標準。如西伯利亞的猶卡既兒族(Yukaghirs)所用的形體雖然也可以代表複雜意義；但沒有單一的意義和名稱，所以仍舊是圖畫而不是文字；『人』字古體雖也有人形，然而它不是表示一個故事，祇有一個意義和名稱，所以它是文字而不是圖畫。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上面文字和圖畫分別的理論歸納出下面的文字演進的方式：

一、起先用一個形體表示語言的對象，這形體的讀音即是該對象的本身。

二、後來則用一個形體表示語言的本身，此後這語言的對象和這代表形體是否同形沒有關係。(見文學中國文學)

研究專號魏建功的中國純文學形態與中國語文學)

所以文字可以儘量根據應用便利的原則向簡化上走，原形的喪失和它本身的價值決沒影響。

下面所述的即是世界文字由代表物形的圖畫進化到代表語言的文字的經過。

二 世界文字的歷史

最 初 的 文 字

文字的第一期——圖畫文字期 (The Pictorial stage)。這期的文字是圖畫直接變形，所以稱為圖畫文字 (Picturegram)，包括所有權記號 (Property Marks) 和輔助記憶力記號 (Memotechnic Marks)。在現在法國或瑞士等國境內還時常發現一種石卵；埃及境內也有零碎的陶器。上面都刻着各種描繪的自然物的輪廓。現存的中國古董上也有各種粗陋的花文。這些就是最初的文字。不過這是文字，已不像原物了。真正的和圖畫最接近的形體祇有埃及，墨西哥，阿拉斯加 (Alaska) 等人有，埃及的圖畫已很少了，比較多的圖畫文字是『神聖象形文』 (Hieroglyph)，中國的象形文和蘇馬人的象形文等。

世界文字的始祖

在十六世紀，西方人在埃及見到奇異的象形文字時候，除了對它驚奇之外，沒有人能說出那些記號的意義，並且也沒有人仔細去研究它。直到十八世紀末葉，埃及文字和希臘等文字對照碑銘被發現後，人們對